

朱熹注

論語章句集注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

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

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犢。義與牝同。蓋案

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

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問。謂問。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

之。有季孟吾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

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

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五年。四方則之。遂為

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子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

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

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

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顏魯曲。適陳。過匡。匡

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見好德之語。去適

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子衛。靈公不

能用。有三年有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紀季桓

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數。為在此時。子

子時語。然蓋語孟所記。本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於是不為沮溺耦耕。荷蓑大
皆此一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
孔子將往。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頃見楚昭王使人聘孔子。
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
去衛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畝。恐
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畝。恐
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書衛兄弟及答子貢。而冉求為季氏將與
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有對哀公。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刪詩正樂
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刪詩正樂
有語大師。及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弟子益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顏正之語。及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弟子益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顏正之語。及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弟子益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某我。孔子作春秋。語請討陳恆事。亦在
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
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
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
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公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
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曾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祭畫其誠民德歸厚請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
 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刑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
 厚○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同○子禽姓陳名
 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
 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與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
 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爲政就而問之其諸語辭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威
 神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若容言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
 觀之可謂善言德行之矣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而授之以政者蓋○子曰
 見聖人之者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自專而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父沒然後其行可見
 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
 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
 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
 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高而皆出
 事大事無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承上文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
 不由之也○有子曰禮節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濟故有所不行者知
 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
 勝則難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濟故有所不行者知
 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
 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均失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失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
 恭而中其節則能遠和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悔者
 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閒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
 矣○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贅。○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詔。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詔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切磋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骨角者既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詔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達道之極致。亦○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為患也。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四月
章二

10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失。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不。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衆。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服。衆。○。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可。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而。惟。此。一。言。足。以。盡。益。其。義。守。其。約。則。足。以。盡。博。矣。○。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無。恥。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慚。益。難。不。改。爲。惡。而。爲。惡。之。心。

未嘗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忘也。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貌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難不可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使恃其德。禮之效。則富深探其本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即三十而立。國有以自立。則守之。不惑。則知事物之明。而無所事。無所疑。五十而知天命。天。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無所事。志守之。四十而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不通。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矩。如字。從其精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學而進。後人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也。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存。寓理明。盡之。後則其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其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理。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其非至優游涵泳。不可躡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知。安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始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放此。屬。○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禮。即事親之節文也。人終具矣。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禮。故夫子以是。誓之。然語意渾然。有若不得為三家。發者。所得為。而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不幸。所謂以禮為者。其所得為。而為聖人之言也。○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魯名。武。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者。益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不可不及之。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益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益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體。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富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空之。而所謂天地之常經也。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祭之鬼。諂求媚也。其所不當無勇也。是無勇也。

論語集注卷二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皆論禮樂之事。通前篇末。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佾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向人數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巳。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雖弑父與君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而亦何所憚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音徹。三家者魯之公室也。雍徹子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之宗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掌非有此事。臣子何取於此。義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程子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之分所義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引之。言三家之掌非有此事。臣子何取於此。義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乎。議其無知妄作以取階竊之罪。○子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之宗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掌非有此事。臣子何取於此。義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而何所憚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音徹。三家者魯之公室也。雍徹子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之宗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掌非有此事。臣子何取於此。義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而何所憚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音徹。三家者魯之公室也。雍徹子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之宗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掌非有此事。臣子何取於此。義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而何所憚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音徹。三家者魯之公室也。雍徹子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之宗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掌非有此事。臣子何取於此。義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而何所憚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音徹。三家者魯之公室也。雍徹子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之宗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掌非有此事。臣子何取於此。義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而何所憚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音徹。三家者魯之公室也。雍徹子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之宗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掌非有此事。臣子何取於此。義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而何所憚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音徹。三家者魯之公室也。雍徹子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之宗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掌非有此事。臣子何取於此。義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而何所憚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音徹。三家者魯之公室也。雍徹子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之宗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掌非有此事。臣子何取於此。義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而何所憚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音徹。三家者魯之公室也。雍徹子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之宗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掌非有此事。臣子何取於此。義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而何所憚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音徹。三家者魯之公室也。雍徹子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之宗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掌非有此事。臣子何取於此。義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而何所憚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音徹。三家者魯之公室也。雍徹子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之宗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掌非有此事。臣子何取於此。義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而何所憚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音徹。三家者魯之公室也。雍徹子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之宗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掌非有此事。臣子何取於此。義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而何所憚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音徹。三家者魯之公室也。雍徹子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之宗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掌非有此事。臣子何取於此。義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而何所憚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音徹。三家者魯之公室也。雍徹子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之宗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掌非有此事。臣子何取於此。義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而何所憚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音徹。三家者魯之公室也。雍徹子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之宗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掌非有此事。臣子何取於此。義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敎謂救其陷於墜穽之罪，鳴呼哀哉！言神不享非禮也。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明泰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從李氏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從李氏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指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後升堂而下而飲，諸射畢揖序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指不勝者升取爵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情七練反，盼音芺。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好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子曰：繪事後素。繪綢對反。○繪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請先飾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玩心於章句之間，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稱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伯備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秉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周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漸忘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禘孔子臣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春秋是故之宋而不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真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其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謹。

知釋之以不知答之。宗與視同。指其拿。宗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拿言其明且易也。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神主於敬。先祖此門人認孔子祭也。祭先主於孝。子曰。吾不與祭如

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有戒。三日有見。其神無其誠。則至也。是故祭則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王

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曰。竈者。神之主也。媚。親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如祭宗廟之儀。如祀夏。則設主於竈。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

君。不與。阿附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媚。聖人之言。通而不迫。使王孫賈而如此。意不為無益。使不可比也。與理則獲罪於天矣。豈

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損益之。都督文盛觀也。○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而從之。其文。○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

禮也。大音泰。鄭則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魯邑名。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子曰。射不主皮。為力

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射。謂不主皮。射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主於中。而不主於外。貴草也。布侯而練。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

古之遺。所以強此也。聖人言。○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朔。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十二月之朔。所以正今之失。言。○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朔。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羊。我愛其禮。愛。猶惜也。子貢始不視。明矣。然羊存則告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詔也。子於事君

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譏。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盡禮當時以爲詔。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言。而孔子之書止於此。此聖人。○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琴瑟鐘鼓之樂。蓋其要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以識其性情之正也。而有。○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欲時君說與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管仲。齊大夫名夷吾。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道。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說苑。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或人疑管仲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玷。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儉。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則自知。禮而無其所以。此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其所以。此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玷。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器混爲一途。故問管仲之器小。則疑其馬倫。以不爲功。而不知爲之。器則不悟其小。宜矣。○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

之純如也。嘒如也。釋如也。以成。諸去聲。大音素。從音綴。○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絕也。感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嘒如言其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成。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嘒如。然豈官自官。而商可也。商不釋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之。從者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行其教。如木鐸之言。天使夫子失位。周○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指選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程子曰。成湯放桀。桀惟有慙德。武○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則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可聽。手持而足行也。安仁。謂之有所見。則二安仁者。非顏聞以上去。聖人所存。不亂。如目視而可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未可。然未免於利之也。○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唯。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惡如字。○苟誠也。然人每失其心。正者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然人每失其心。正者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